

柔声细语也是孝

对已经迈入中年的我来说,现在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是柔声细语。

一次周末去一朋友家玩,她的老母亲一定要留我们吃饭。关于主食是吃面条还是米饭、炒菜是吃炒鸡肉还是炒猪肉的问题,老人问了很多次。说实话,我听得都有点着急,但朋友一直都是柔声细语的样子,从来没有因为老母亲的一再絮叨而显得着急或者不耐烦。

我们在书房聊写作,正在兴头上的我们再一次被老人家打断。说是突然想起来,刚才忘了跟我打招呼。我有些哭笑不得,朋友看她的母亲,却是一脸温情,说母亲很可爱,70多岁的人了,

还是小孩儿的性情。

等老人家走开,我忍不住问朋友,到底是如何做到对母亲一直这么耐心的?因为我有时候会冲母亲发火,还会对她的唠叨不胜其烦。朋友看着我说:“小时候母亲一直用最温柔的声音和我们说话,为什么她老了,我们却要粗声大嗓地和她说话,这公平吗?”

朋友的话让我无地自容。是啊,对最爱我的亲人,我总是最飞扬跋扈的那一个。嫌他们不理解我,明明我情绪很差,也不能安慰一下;嫌他们不体谅我的工作,天天黑白颠倒的,我已经很累了;嫌他们总是因为吃什么这样的小

事,一次又一次地烦我……

可能是因为心里知道,无论我再怎么样,他们都会原谅我;无论我再怎么任性,他们都会包容我,所以我容忍了自己的粗声大嗓,也忽视了对他们的疼爱。朋友说:“其实,柔声细语也是孝啊!这是最起码的标准,如果连说话都没有好脸色,还能指望你怎么孝顺老人呢?”

此后,我对孝顺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不再和父母较劲争论,也不再对他们粗声大嗓,我学会了在面对挚爱双亲时柔声细语。母亲让我开车去树林里拉枯树枝,我会听话地说:“好,这就去,咱们多拉点。”父亲往明明已经塞了很多

东西的后备厢里继续塞花生、玉米、腊肉……我会温柔地说:“谢谢爸,给我装这么多好吃的。”周末休息想睡个懒觉,父母打电话让我回家取刚烙好的发面馍,我不会再抱怨他们的打搅,而是马上出发,兴冲冲地去取馍……而我也渐渐发现,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很包容,哪怕我只是喜笑颜开地和他们说句话,他们也会很开心。

现在的我已经明白,理解父母的表达方式,顺着他们的意愿,听着他们的唠叨,都是孝顺的方式。我也可以用一句句柔声细语表达对他们的依恋,传递孝、表达爱!

苗君甫

“四时知其味,食春正当时。”春回大地,万物萌发,应时应季的野菜纷纷上市,舌尖开始行走于和煦的春光之中。上周末,母亲打来电话,让我们去乡下家里吃春宴。

那天上午,我们去超市买了一些父母爱吃的食品,然后驱车回家。到了家里,只见父母在厨房里忙碌,我们正想一起帮忙,母亲说这些菜都已经切好、洗净了,就等下锅了,让我们去把饭桌上清理干净,等着尝鲜。

不多久,父亲吆喝着:“菜来了哦。”只见金黄色的春卷堆叠盘中,热气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“调羹汤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”,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清人林兰痴的诗句。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,轻咬一口,春卷皮又酥又脆,荠菜肉馅柔中带鲜,油而不腻,满口生香,令人欲罢不能,吃一口香喷喷,如品一缕好春光,小小的春卷不仅卷进了美食,更卷进了春天。

我们刚吃了两个,香椿炒鸡蛋端了上来,青花瓷小盆中,淡黄的鸡蛋块上,

母亲的品春宴

镶嵌着碧绿的椿芽,黄绿相间,色泽淡雅和谐,相得益彰。一股清香弥散开来,令人神清气爽,我不禁食指大动。虽然先生让我等父母炒完菜一起来吃,我还是忍不住尝了几口。土鸡蛋的鲜味和淡淡的香椿味相融,充满了春天的气息,让我的舌尖在打滚,蓬松柔软,味道鲜美,口舌生津。难怪康有为品尝香椿炒鸡蛋之后,欣然赋诗《咏香椿》:“山珍梗肥身无花,叶嫩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,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鸡蛋炒香椿所形成的奇香,居然让他香留齿颊,一个月都不曾消失。

“韭菜炒虾仁来了。”父亲边端着菜边报着菜名。号称春季第一鲜的韭菜腴嫩青碧、葱绿可人,而虾仁玲珑剔透、

淡红如玉,两样食材的悄然邂逅,简直是天造地设、相得益彰的“佳配”,鲜滑软嫩,口味清新不油腻。漂泊不定、颠沛流离的大诗人杜甫为了招待久别重逢的故友,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老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跃然纸上。

这些色香味俱全的菜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,父亲笑着对我说:“最后两道菜,一会儿就上齐了。”正说着,母亲又催着父亲去端菜。浓油赤酱的竹笋烧肉呈现在了眼前,我顺手牵羊夹了一块嫩竹笋、一块猪肉,脆嫩爽口的竹笋裹着厚重的酱汁,吸饱了肉汁的香醇,味道更加浓郁,而五花肉除了浓油赤酱的滋养,也有了春笋独特的清香加持,两者完美融合,自然让人垂涎欲滴。著名

吃货苏东坡在一次美食派对上,用其情有独钟的竹笋和猪肉一起烧煮,沉醉于其美味,信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: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,不俗又不瘦,竹笋炖猪肉”。

“最后一个香菜汤来了,你们都坐下来,一起吃饭。”母亲端着汤从厨房间走了出来,大家纷纷坐了下来。热气腾腾的香菜汤散发着浓浓的香味,汤汁呈浅绿色,金黄的蛋皮、白嫩的蘑菇和碧绿的香菜交织在一起,舀起一勺汤,入口清香,回味鲜美,清汤下肚,油腻感顿时就消失殆尽了,食欲又“满血复活”。看着这一桌子的春菜,我们是频频举箸,大快朵颐,吃得眉开眼笑,点赞不已。没多久,大家吃得菜足饭饱,母亲最辛苦吃得最少,却笑得最甜。

“世上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。”那桌丰盛的春日之宴,把春天装进了餐盘中,每一道精心制作的菜都是对春季最深情的告白。细嚼春光,我们感受着舌尖上的喜悦,也感受着父母的爱与温暖。

陆漪

腊梅怒放

从去年腊月至春节之后,我一直待在家中,潜心品读文学名著,直到“立春”时节,天气逐渐暖和,隔年的积雪开始融化,这如航天员身着臃肿的服装一般“出舱”活动。我所居住的上海滩花园居民小区名副其实,院内各种花木比比皆是。经过风雪的洗礼,那丛丛秀竹愈现碧绿,那棵棵赤松更加苍翠……它们都在好奇地望着我,是的,彼此近在咫尺,却久未谋面,确实有些生疏了。

我踏着鹅卵石铺就的甬道,穿过一片小树林,蓦地,觉得馨香扑鼻,直醺胸腔,不免顿生疑窦,眼下冰天雪地,哪会有鲜花绽放,既然如此,岂有花之芬芳,然而,这馥郁的馨香真实的存在,而且就在周围。闲暇无事,我便仔细寻找。哟,原来那丛秀竹旁边有一株花木,约有一人多高,褐黄色的枝条上簇满了豆粒大的蓓蕾,有的含苞欲绽,有的已露笑脸,色如迎春花,仿佛用赤

金打制而成。花之形状与刺槐花极为相似,只不过颜色有别而已。端详那些盛开的花朵,估计在半月之前就绽放了。我从未见过这种花儿,莫不是腊梅?恰巧前些日子朋友发来一幅腊梅照片。这位朋友酷

爱奇花异草,尤其注重保护濒危稀有树种,一经发现,就要想方设法将其移植到他承包的荒山之中。当下我打开手机,找出那幅腊梅照片,与眼前的花儿细细对比,果然是腊梅!腊梅深情地望我一眼,面带娇羞,更添几分妩媚,花儿面

颊低垂,犹如惊鸿一瞥。腊梅恍若一

位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在痴情践约,

在耐心地等着我,向我吐露别离之情……

腊梅是何等贞洁,从不搔首弄姿炫耀风韵,厌恶招蜂引蝶,只倾心于爱慕她的人。腊梅从不哗众取宠,嫉妒同类,每当百花相继开放,便知趣地谢幕,把舞台让给众家姊妹尽兴表演。春雨贵如油,腊梅趁机汲取水分和营养,三伏六月,雨水颇多,正好就势膨

胀;秋雨连绵,不失时机尽量收藏。待到暮秋时节,腊梅按照生命蓝图,让树叶尽快辞别枝头,以便腾出空间,孕育新的蓓蕾,滋生新的萌芽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腊梅感恩大地,尽管周边积雪皑皑,周天彻寒,她毫无畏惧,率先绽放,为大地母

亲送上一条金黄色的纱巾,为

新春献上一曲热情

豪放的赞歌!

腊梅堪称一位才华卓绝的报春天使,在落落大方地主

持一场盛大而持久的花之盛事。接下来,迎春花、映山红、报春花、杜鹃花、山桃花等如同仙女翩然而至。这些花儿斑斓多姿,姹紫嫣红,盎然闹春;未等凋谢,紫荆花、苹果花、海棠花、桃花、刺槐花又将登台献艺。到了暮秋,菊花作为压轴戏而亮相。蔚蓝色的天幕恍若烟波浩渺的湖泊,那些五彩祥云莫不是百花的倒影?我与这株腊梅娓娓倾谈,临别时灵感骤至,散文诗的种子在心田萌芽破土:好一个倔强的性格,敢于跟数九隆冬对决。要报春,何虑未融残雪,洋洋然,怒放在大年正月!

林红宾

